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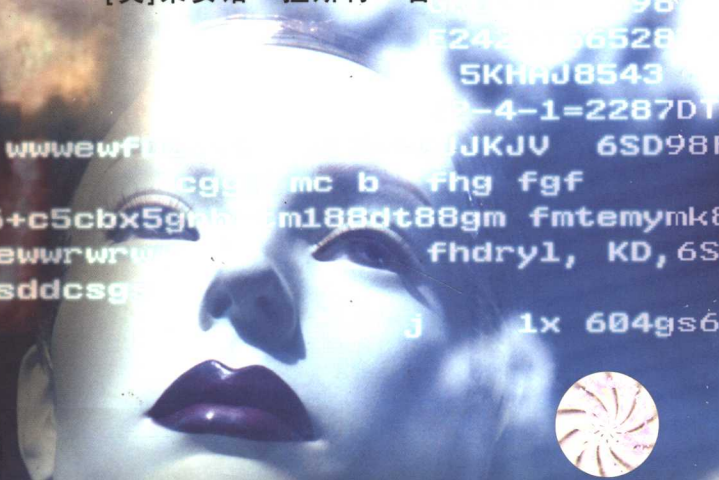
该书同时被好莱坞拍成最酷
的电影,正在世界各国播映

HEX

骇客帝国

幽 灵

[英]莱安诺·拉斯特 著



世人不愿接近他们.....

被译为多种文字, 行销北美、欧洲和澳洲, 全球销量近亿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脑人太危险，不能让他们存活！

本书献给玛露什卡
也献给皮特，塔娜和维多利亚

骇客帝国

幽 灵

莱安诺·拉斯特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英)拉斯特(Lassiter, R.)著;杨波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9

(骇客帝国)

ISBN 7-106-02008-7

I.幽… II.①拉…②杨…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59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1245

HEX: GHOSTS copyright © Rhiannon Lassiter 2000

The original editions are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London.

原作版权 2002 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授权中国电影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简体中文版

责任编辑:接祖华 封面设计:侯钟琪

责任校对:骆青 责任印制:刘继海

骇客帝国系列丛书

幽灵

杨波 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12 千字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008-7/I·0429

定 价 18.00 元

一部杰出的、具有突破性的科幻小说。一次基因突变,使人脑可以随意进入计算机系统。一个诅咒,人就可以生出不可限量的能力,这种人必须在他长大之前,扼杀!一部让你对世界的未来提心吊胆的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闯过黑帮之地·····	(1)
第二章 来自网络的黑暗·····	(27)
第三章 泪洒威尼斯·····	(47)
第四章 乡间遇救·····	(68)
第五章 骇客的力量·····	(90)
第六章 投奔骇客·····	(112)
第七章 地狱的钥匙·····	(132)
第八章 黑色的太阳·····	(153)
第九章 混入坦桑顿斯·····	(173)
第十章 时机已成熟·····	(194)
第十一章 最后的挣扎·····	(213)
第十二章 让世界充满光明·····	(233)
后记·····	(253)



[第一章]

闯过黑帮之地

德劳只好在马路边迫降了。飞行器着陆时那一阵剧烈的震颤差点没把他的五脏六腑震出来。惊魂未定的他还来不及喘息，一发致命的子弹又“嗖”地一声从他的耳边掠过，吓得他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朝着下坡的方向没命地狂奔……渐渐地，德劳身后的枪声稀疏了，追击的塞斯人不见了。在塞斯人看来，一个像德劳这样的街头小子料想成不了多大气候的，不值得大动干戈。此刻，德劳正朝着黑社会管辖的地带深处走去。

这条街的照明设施出了毛病，灯光闪烁不停。在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衬托下，街道形成了古怪的阴影。这里是蜘蛛帮的地盘，按说从这儿到德劳的家并不远，他知道只要他不去主动惹那些蜘蛛人，

幽 灵
HEX





他们是不会找他的麻烦的。可是他还是像惟恐被发现似的，紧贴着阴影走。蜘蛛帮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着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下等酒吧，梦幻般的宫殿以及游戏厅。它们专门对贫民窟里的人开放，这些人无福享受上流社会的奢侈，只能花几个小钱儿寻求刺激。尽管如此，当地人还要向蜘蛛帮交纳保护费。那帮家伙沿街巡逻，撂倒任何看不顺眼的人。

德劳小心翼翼地穿过蜘蛛帮的地盘后，还时不时地回头看上一眼。据他以往的经验判断，塞斯机构的人也不愿跟着他深入险地，自找麻烦。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劳已经脱离险境。塞斯机构的飞行器上装有全息摄像机，德劳逃跑的全过程都被录下来了。一旦日后塞斯机构的人重新注意到他，调阅录像带，就会发现正是他从“碎像”电子市场里偷走了一盒数据光盘。眼下，德劳混迹于逛街的人群中，心里盘算着怎样尽快回家的路线，一边沿着蜘蛛帮管辖的街巷疾行。德劳回家的路线有两条，但是哪条路线都很危险。穿越武士刀盘踞的地盘，返回他自己的家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那帮带刀的家伙们不会喜欢德劳的打扮，如果被他们发现，德劳恐怕不但保不住他的数据

盘,就连脑袋都保不住。还有一条路线:就是绕过武士刀的地盘,再穿过骇客人管辖的地区,但要远些。然而,武士刀的厉害德劳心中有数的,至于骇客人,也可能比武士刀们善良些,但他不得而知。

不经意间,德劳在一家黑市商场油腻腻的玻璃窗前瞥见了自已的模样,嵌在他黑发里的闪闪发光的电线薄片和他眼睛里银色的水晶瞳孔都暴露了他的铬人身份。于是他迅速做出判断,打定了主意。因为在这些最下等的贫民窟里,各色黑帮成了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控制着社会生活。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孤独的异类在街上是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目标的。武士刀为了扩张自己在这—地区的势力范围,提高知名度,不惜把任何陌生人当成他们杀戮的对象。与武士刀不同的是,骇客人是出了名的冷硬派。他们喜欢在网络上大显身手,秘密行动,他们控制着伦敦的摩天大楼上空的区域和飞地,从不屑于炫耀自己,卖弄武力,滥杀无辜,招摇过市。骇客人管辖的范围,外人少有涉足,偶有和他们纠缠不清的黑帮势力,必定厄运缠身,从此对他们避而远之。

排队等候升降机的时候,德劳强迫自己别去想那些骇客人的传闻。传闻说,骇客人是一群变异的



基因人，他们专偷小孩儿，以补充不足。并且他们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专门从事恐怖活动和推翻政府的勾当。据说他们最近与一个叫安格尔森的恐怖组织结成联盟，集体行动，专干袭击欧联邦政府的勾当。新闻报道说最近发生在驻伦敦的欧联邦领事馆门前的数次抗议示威活动和多起网络瘫痪，以及从欧联邦重要的实验室 CPS 营救出—名重要疑犯——瑞文，均系他们所为。虽然，塞斯机构曾数次秘密制定抓捕计划，将骇客人一网打尽。然而，每当塞斯人员赶到骇客人的飞地时，他们都能从容地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一片碎纸屑也没留下。事实上，骇客们已经以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而当地的土著黑帮慑于骇客们的地位和影响，毕恭毕敬地给他们让出地盘。

在德劳等候升降机的时候，有人时不时拿眼角瞟一眼德劳。而两个打扮得颇有蜘蛛风格的少年懒洋洋地对他行了个礼，他们的年纪约摸十三岁左右，比德劳小几岁。德劳猜想他们大概是想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硬汉，故作冷漠潇洒——玩儿“酷”，不屑于去尝试或证明这一点。乘坐升降机的人中多半是些穷人，他们躲躲闪闪地打量着德劳，然而他们终于确信德劳年纪尚轻，大概还不至于对他们构成

什么威胁。这种判断当然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任何街头少年都在年纪很小时，就学会了处理街头发生的矛盾纠葛。但是铬人毕竟不会为了寻求刺激，为了一点小事无缘无故地跟人打架，所以德劳对那些“打量”只当视而不见。升降机终于拖着“嘶嘶”的声音来了，德劳向票箱投了三枚硬币，于是拿到了一张可以下降三层的小票。队伍窸窸窣窣地往前挪动了一阵，轿厢内很快挤满了人。就在升降机刚要启动，即将关门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匆匆忙忙挤了进来。看到他们，德劳大吃了一惊，眼睛眨得飞快。那男孩看上去比德劳大不了多少，可是他举止间透着一股自信，使他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许多。那男孩身上没有任何标记，打扮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德劳隐约觉得他肯定属于某个团伙。然而更吸引德劳注意力的倒是那个女孩。那样打扮的女孩不可能是某个团伙的成员。她穿着白色风衣，与这里贫民窟的氛围显得很不协调，因为白色不仅惹眼，而且容易弄脏。女孩那闪闪发亮的金发和优雅的姿态尤其使她显得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重力升降机下降的过程中，德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直到轿厢停了下来，德劳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那两人都在他前头下去了。



德劳磕磕绊绊地下了升降机，行走在这个圈层的地面上。那两个陌生人已经走得有些远了，德劳也顾不得再细想他们，因为他突然注意到这个街区异乎寻常的寂静。没有哪个黑帮团伙的地盘是如此荒凉的。所有高楼大厦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看上去不像是弃置不用，倒像是为避免灾难故意关闭的。垃圾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每户房屋前面的地面却打扫得很干净。门看上去坚固得足够防爆。德劳警觉地四面张望，发现有些房子是空的，门窗都已经毁坏或缺失了。那些空荡荡的门道令人望而生畏；任何人都有可能藏匿在里面，比如防止陌生人擅闯骇客人地盘的特务。德劳只希望他看上去不像是什么危险人物，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想到这儿，德劳突然记起前面还有两个人，于是紧走几步，终于追上了他俩的背影。那女孩长长的白风衣在她身后寂静的空气中飘舞翻飞，那男孩的头发在昏暗的街灯下泛着金色的光泽。因为这里是贫民区，阳光是不能够穿透几个圈层的地面射进来的，这里的公用设施和居民的生活照明全赖人工设备。德劳发现这里虽然渺无人烟，但这些人工照明设备却显得有些诡异。德劳本能地四面寻找全息摄像机：这个城市所有的高楼上都装有塞斯机构安装的摄像机，好

随时监控人们的行动。起初他什么也没发现，忽然一幢房子边上的一个小黑盒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人在黑盒子旁边画了一只张开翅膀的黑鸟。紧邻这条街的另一条街上，德劳发现一个形状稍稍不同的盒子旁边也画了一个同样的黑鸟。德劳眼瞅着这一切，感到似乎有无数只黑鸟从四面八方向他扑过来，心跳不由得加速了。如果每个标记代表某种监测仪器的话，那么他就置身于比他刚刚冒险潜入的塞斯机构监视的上一圈层时更彻底地监视下。他抬头寻找那两个陌生人的背影，他们已经穿过了前面的广场，拐过一栋房子的拐角了。德劳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路线走，以防埋伏。当他到达他们消失的地点时，却发现那里一无所有。此时他所在的圈层的地面上悄无声息，尽管德劳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上一圈层和下一圈层空间的喧闹声。那两个陌生人肯定是骇客人，德劳毛骨悚然地想着，暗自庆幸他的出现没有激起骇客们的忿恨。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沿着一条平坦的道路穿过街区，飞一般地朝着自己的家——铬人的地盘跑去。

门在那两个陌生人的身后悄然关上的同时，穿白色风衣的女孩皱了皱眉，瞥了一眼同行的男孩：“凯斯，有个铬人跟踪我们，你看见了吗？”她问。



“我想不是，阿丽。”凯斯答道，“不过还是检查一下为妙。”凯斯动作敏捷地敲着他的腕型电脑上的袖珍键盘，阿丽则耐心地等待着。他们此刻置身于一幢大型建筑群的门厅内，这个建筑群属于骇客组织。同外面荒凉的街道截然相反，这大房子里人声鼎沸，喧闹而忙碌。房子中央停着一架飞行器，三个穿着蓝色和金蛇皮色服装的组织成员正在卸板条箱装运的设备。旁边，一大群“安格尔森”成员在进行最后的武器检测，格兰特，他们的“头儿”，看到阿丽时匆匆朝她挥了挥手以示友好。两年来，在躲避塞斯的人追踪的过程中，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阿丽作为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她环顾房间四周时，发现自己的嘴角荡漾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然而，更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属于一个大组织所带来的安全感。尽管他们不断地袭击欧联邦，抵抗它的残暴法令，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人被捕过。不仅如此，骇客人还运用他们的骇客能力干扰网络，从而获取对组织有用的信息。他们变着花样地跟欧联邦作对，公开政府绝密信息，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掩饰其恶行，疲于应付公众的抱怨声。然而，对阿丽来说，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从死亡的厄运下抢救

出来的年幼的骇客。无论安全部如何殚精竭虑的对那些年幼的骇客的档案保密，他们总能找到那些孩子并且总能在 CPS 下手之前救出孩子们来。有些孩子在被救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们具有骇客能力，而另外一些孩子，比如像阿丽，知道自己是骇客，所以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害怕被发现的阴影中，对他们来说，加入骇客组织无疑是惟一真正安全的地方。他们把自己称做骇客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定身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像幽灵一样难以捉摸。这些骇客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即便是对于小小的危险信号，比如刚才尾随着他们进入骇客人领地的德劳，他们也会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反应。

凯斯敲击着腕型电脑键盘的手指终于停了下来，阿丽眼中带着探询的神色注视着他。

“乔丹正在检查监测仪，但是她认为那小子只是抄近道经过，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凯斯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快点走吧，”阿丽催促道，“一小时之后，我们要汇报工作，明天还有两起营救任务，再说阿拉里克的小分队还要策划破坏塞斯的通讯设施的行动呢。”

“太刺激了！”凯斯咧嘴笑了。阿丽暗想，凯斯大



概同她一样也喜欢现在的生活。两年前他们还彼此厌恶；凯斯嫉恨阿丽优越的出身，阿丽则瞧不起凯斯曾经是街头混混儿。但是随着骇客队伍逐渐壮大，他们之间的差别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再说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不值得为他们的个人好恶浪费时间。

阿丽和凯斯穿过房间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们抽空和他们打招呼。阿丽点头回应着，脑子里却想着那些被营救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是她的工作重心。孩子们大概两百个左右，年龄参差不齐，小的才五岁，大的和阿丽的年龄差不多。瑞文的职责是教他们运用他们的骇客本领，阿丽、凯斯和陆西尔则负责他们的教育和满足他们其它方面的需要。这可不是一桩轻松的差事。瑞斯和瑞文——骇客人实际上的管理者——难得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年幼的骇客必须享受组织所能提供的一切教育机会。结果，为了显得比她的学生高明一点儿，阿丽不得不重新温习她在贝尔格莱维亚区^①的学校里从未认真学习过的课程；凯斯像海绵吸水一样刻苦学习猛吸知识；陆西尔则不停地实验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他们三人联手建造了从哲学到火器，无所不包的教育课程。作为报酬，孩子们喜欢并

且信任他们，这已经足够了。尽管有些孩子在瑞文面前还是有些小心翼翼的。

一想到瑞文，骇客们的领袖，阿丽兴致勃勃的心头就蒙上一层阴影。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孩子们并不是瑞文训练的唯一对象，年龄大一些的骇客也非常依赖她，并指望从她那儿获得一些有用的经验。陆西尔的进步是最明显的，他曾经梦想成为科学家，瑞文传授给他的能力重新唤起了这个梦想，他甚至正在着手写一篇调查报告，专门对此做出阐释。以前是摇滚歌手的阿瓦兰，已经成功地把她的骇客能力运用到她的音乐创作中。一想到自己是一个骇客人，她就激动不已。阿瓦兰并不是组织的核心人物，可是她杰出的成就已经为骇客在媒体方面挣足了面子。只有阿丽，尽管她竭尽所能地试图去理解瑞文传授给她的东西，她仍然对网络感到畏惧。应该说阿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起码她现在可以自由地在数据库和节点中间徜徉，但她对加密系统仍然是一头雾水，数据网络的深不可测也让她不寒而栗。阿丽疑心瑞文更像网络而不像一个人。这个黑眼睛的女骇客人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对人物和形势逐个剖析，得出准确的结论，她的情绪变化之快更是令人头晕目眩，这一切都让阿丽联



想起黑暗的、蕴藏着无穷无尽信息的、使她惊悸的网络系统。

飞行器像一只大鸟一样在城市上空盘旋，瑞文俯瞰着她的领土。她现在来这里的次数更频繁了，她喜欢像这样凝视着下面，看着高楼大厦被立交桥织成的网络纵横连接成片，而拱桥一直向下延伸着，延伸到灯光也透射不进的沉沉深渊。在这里瑞文感觉自己真的就像一个骇客人，看不见也摸不着，城市的地形像一个复杂的电路图摊开在她下面。近来，组织中的其他成员都为自己作为组织的一部分，或多或少有些成就感，而瑞文却愈来愈觉得窒息。那些人无论在能力还是在想像力上都没有一个可以和她相比。她训练那帮骇客孩子的时候，真希望可以发现某个骇客，哪怕是作为绝无仅有的个例，曾经像她一样奋斗过，并取得同样杰出的成就。

“你在想什么呢？”一个声音平静地问，瑞文扭过头去看她的同伴克劳德。克劳德·爱斯塔维奇和骇客组织中其他成员的经历反差最大。当年，克劳德·爱斯塔维奇和阿瓦兰一起从荣誉的颠峰上跌落下来，为了自救，他曾经把阿瓦兰和瑞文出卖给CPS的人。以后他又在骇客人营救瑞文的行动中驾